

网络募捐怎么了

# “发求助信息,感觉像在乞讨”

## 公开在网上募捐,患者、家属承受巨大心理压力



一个重症病人会让一个家庭倾尽所有,面对高额的医疗费,不少家庭难以承受。网络筹款平台像救命稻草一样让这些患者看到希望。而当这扇希望之门开启时,不少患者家属又因“像乞讨”“爱面子”而产生种种焦虑。活跃在医院的不少募捐平台志愿者在帮助他们筹款的同时,还需要帮助患者家属缓解心理压力。



在山东省肿瘤医院,志愿者王展为患者讲解大病筹款平台的使用事宜。 本报记者 许建立 摄

本报记者 许建立

### 不少重病患者 面临无钱医治窘境

2月1日,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刘敏在山东省立医院的病床上,用手机在求助平台上发起募捐求助。在各大医院,像刘敏一样遭遇重大病患之后,因花光积蓄而无力承担后续治疗费用的患者还有很多。

在他们当中,很多人也想通过募捐来筹集善款以维持治疗,然而却寻求无门,期望着有一个人能帮他们发起筹款。

作为一家筹款平台的志愿者,济南的王展从事着辅助困难病患发起筹款的工作,帮助既想发起筹款却又不知道如何操作的患者及家属。他每天不停地奔波于各大医院的病房,寻找需要帮助的人。为了便于开展工作,王展的背包里永远装着个人名片和宣传单页,上面写着“让困难者不再无助,让梦想更进一步”。上午背着满满一书包出门,到了下午收工时书包才会瘪下去。

王展没有办公室,他们的工作地点就是医院。1月19日10点,记者跟随王展来到位于济南西郊的山东省肿瘤医院,进行常规的“扫病房”。所谓“扫病房”,就是进入病房询问是否需要发起筹款,如果需要,志愿者则会义务进行辅助。对于10点才开始上班,王展表示,这个时间是根据工作经验总结出来的,如果去得太早,会妨碍病房正常的秩序,影响大夫查房、护士换药等等。

### 编写好求助信息 家属纠结一天才发出

在肿瘤医院四号病房楼前,王展见到了前一天约好的病患家属闫同玉,这是王展1月16日“扫病房”时遇到的一位求助者。

2015年9月15日,闫同玉的妻子魏冬梅被查出患有脑瘤,随后魏冬梅在上海进行了开颅手术,比较成功,但后期还要放疗和化疗。经过八个月的艰苦治疗,花费30多万元,老闫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转。可2017年8月,老闫妻子的脑瘤复发,2018年1月住进了山东肿瘤医院,继续接受化疗。

面对王展的到来,老闫仿佛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。简单交流后,王展帮助不太懂智能手机操作的老闫发起大病筹款。在医院走廊,老闫说着,王展的手指迅速在手机屏幕上按动着。一般而言,求助情况介绍是一条求助信息的核心要素,如果求助者不知怎样写,像王展这样的志愿者会免费代笔。“写求助文章是比较费事的,一篇得一个多小时左右,把真实情况说清楚即可。”下午1点,王展将写好的求助文字用微信发给老闫,老闫看后连连点头。

将求助文章和图片上传后,过了几分钟后台审核完毕,一条标题为“求帮忙求扩散!脑瘤君,请你放过孩子妈,她才36岁!!!”的求助信息完成了。看着这条求助信息,老闫低着头,表情复杂地发出一声叹息。

为了实现更好的筹款效果,王展继续给老闫做“思想工作”,告诉他心理上不要有什么负担,也别碍于面子感觉不好意思,要在微信群、朋友圈里多多转发。正当王展想在老闫手机上做转发示范时,老闫还是犹豫了一下说:“等等吧,我再看看。”

“其实老闫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,觉得发这样的求助信息像在乞讨,我们也很理解,但在巨额医疗费用面前,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?”王展说,“还有很多人发起了求助,但效果并不理想,我们尽可能帮他达到筹款目标。”

对于老闫,这条求助信息在手里捂了一天,直到第二天中午他才告诉王展“发出去了”。

### 工作环境压抑 不少志愿者选择放弃

相比王展,2017年初加入专职志愿者队伍的雷尧,已算是他们团队的“老人”了。对于招募专职或兼职志愿者,雷尧坦言“即便有津贴,这事儿也并不容易,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”。

对于筹款志愿者这份工作,28岁的雷尧表示挑战性很大,有时也会遭受质疑,有时在经历太多悲伤故事后有巨大的心理负担。“很多人曾经报名参加志愿者,但体验了几天后,因为接受不了这个压抑的工作环境就放弃了。”雷尧说。

“我做志愿者的契机来自家里一位亲属患病,当时面临着非常大的资金缺口,那时我第一次了解到大病众筹平台,亲身感受到了它对弱势群体巨大作用。出于感恩,就当志愿者,想帮助更多的人。”雷尧说。

记者了解到,作为大病筹款平台的工作人员,像雷尧、王展这样的专职志愿者在济南并不多,虽然通过互联网进行大病筹款的方式已不鲜见,但大多平台是“网上来网上去”,遇到问题电话联系,很难在线下见到其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。

在雷尧看来,医护人员给了患者身体治愈的机会,病人家属给了患者无私的关怀,广大爱心人士更是大病患者的天使,而作为大病筹款平台的志愿者,最大的作用则是帮助病人及其家属在无助无力时继续前行,通过新技术,让爱心汇聚。“很多时候,大病患者的家属承受了很大压力,他们对亲人继续接受治疗的‘执拗’,以及患者自身对生的渴望,深深感动着每个人。”雷尧说。

王展表示,“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看着善款在一点点增加,正是这些爱心,挽救了很多家庭,让他们走出绝望,也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自身的价值。”

### 新闻延伸

## 感激与质疑并存 “医疗众筹”该如何走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的颁布实施为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(以下简称“募捐信息平台”)的认定审查以及其他慈善行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。一年多来,以“医疗众筹”为主要慈善方式的信息平台快速发展的同时,申请人信息造假等问题也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,下一步究竟该如何走,成为“医疗众筹”亟待思考的一个问题。

### 既能助人也存质疑

点开微信、微博等社交媒体,筹款链接时不时出现,许多人对此习以为常,通过银行汇款方式进行捐助似乎已经成为了“过去时”。

之前网络曾爆出苏州一男子夸大亲属病情获取善款,这名男子声称母亲左右胸均被查出乳腺癌,希望获取30万元为母亲治病,并在两天内通过网络平台筹得善款近2万元。但其母亲的主治医师却怒斥其叙述与病情不相符,称其母亲只有单侧乳腺癌,且医保报销后仅花费6800元。还有媒体曝光某女子通过微信朋友圈发送链接筹得善款却挪作他用……

记者联系到了一些自称医疗系统“内部人士”的人员,他们表示,医院病历和带签名盖章的诊断书他们都可以“弄来”,三甲医院的也可以做,“无非是加钱”。

记者在募捐信息平台上点开一项个人求助项目,在项目下有这样一行说明:该项目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,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。

此项说明来源于民政部所发布的《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》(以下简称《规范》)。据了解,“医疗众筹”被认定为个人求助行为,与公开募捐性质并不一样。

但《规范》中也明确表示:个人为解决自己或者家庭困难,提出发布求助信息时,平台

应有序引导个人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对接,并加强审查甄别、设置救助上限、强化信息公开和使用反馈、做好风险防范提示和责任追溯。

### 慈善必须是本透明账

“求助对象的信息如果不能严格审查,那么就偏离了慈善的正轨,对于整个社会的‘慈善信心’也是一种消磨。”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董山民说。

董山民建议,相关的平台可以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,一是提高进入门槛和申请难度,让打算投机的人增加成本,把真正有需要的人挑选出来,因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,不会害怕支付用于救助的成本。

二是建立施助人回报机制,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建立施助人数据库,还可以建立社会救助信用银行,让施助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得到同样的、甚至更大帮助。

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主任潘强表示,编造虚假信息在平台上发布并获取钱财的行为性质上无异于诈骗,而平台如果因为审核不严而导致此类情况,虽不用担负刑事责任,但须承担一定民事责任。

“大家慷慨解囊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对平台的信任,所以相关平台有责任和义务加强审核环节工作,而不能随意发布相关信息。”潘强强调,“慈善必须是本透明账”。 新华